

恨嫁家族 家庭內窺鏡

廣東話特有一種活潑生動的鬼馬感，例如說起女孩子想嫁人，會說「你真是十月芥菜——起心」，或是「恨嫁」。著名導演林奕華的新劇《恨嫁家族》則把這語言特色發揮到極致——所謂「恨嫁」，是「我恨故我嫁，我嫁故我恨」，一語雙關得來十分有痛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圖：非常林奕華 提供



■導演林奕華。

■《恨嫁家族》排練照。 陳立怡攝。



■《恨嫁家族》 攝影：Loki Tsai



從小就喜歡看《小婦人》與姐妹妹的林奕華一直很想排一個家庭戲——對於中國人，最幽微又最切中核心的，除了家庭還有甚麼？而家庭之中，又有哪個話題比「婚姻」更能展現中國傳統、文化、社會與個人自我、慾望、成長的角力關係？

「中國最有名的戲劇都是在講家庭，比如曹禺的那些經典文本，但是當代的戲劇中則很少涉及這個話題。不像西方，《Long Day's Journey into Night》、《Death of a Salesman》……某程度上莎翁很多劇也講家庭，但是大很多，比如王朝啊。但中國人有那麼多的家庭故事，我們卻只有爭產劇！」林奕華說，他想做的家庭劇，是回歸問題本身，為「家庭」照一次X光。

中國式期望

這是林奕華與編劇黃詠詩繼《賈寶玉》與《三國》後第三次合作，曾經寫出了《香港式離婚》的黃詠詩，這次要和林奕華一起，借「恨嫁」探討「中國式期望」。

「期望在這個時代，如同變成一種癌細胞，當期望與現實不符合的時候，就變成一種病。」在林奕華看來，我們生存的世界越來越「非人化」，從出生開始，就面對來自家庭社會的各種期望，掙扎着回饋這些期望，每個人的人生變成看樓宣傳單上標準的「樣板藍圖」。「這是中國人很核心的 bonding 的概念，父母投資了期望，子女之後要回報父母。而中國人，很少去反省這個。」林奕華說。黃詠詩的話則更點出這齣劇的核心：「我有興趣的是，為甚麼女人明知有可能會離婚仍然想嫁？女人會選一個怎樣的男人去嫁？她這些價值觀又從何而來？」

有趣的是，《恨嫁家族》的想法一開始乃是從三套名字搞鬼的粵語長片而來。「一套是《恨嫁》，一套是《唔嫁》，還有一套是《早知當初我唔嫁》。」林奕華原本打算把這三套放在一起，炮製一個「恨嫁」三部曲，後來和黃詠詩聊過後，才慢慢改變主意，磨合成今日的《恨嫁家族》，以一個破碎家庭中長大的女兒的婚禮為開端鋪展開去。

「一個被遺棄的女性家庭，這個是我外婆的家庭來的。」林奕華說，「我外婆是我外公的第四個太太，來了香港後，外公突然決定不要這個家，而回到另外一個女兒那裡去了。我外婆就帶著六個女兒兩個兒子要自力更生，但她是小姐來的，十指不沾陽春水那種，沒有可能出來做任何工作。所以那時，我那些12

歲、14歲的阿姨、媽媽或姨媽等要出來工作，她們會去珠寶店做學童、去洋行和化妝品公司做文員，來養我外婆，供舅父們讀書。這個戲就是講一個被遺棄的女性家庭，以及她們對婚姻產生的期望和失望。」

劇中的四姐妹個性迥異，組成錯落複雜的人物畫面。大女兒最痛恨變得像媽媽，成長的過程逼迫她變成生活的強人，「眼前的這場婚禮，到底是我在迎娶，還是出嫁？」二姐最早離家出走，在外頭是頭「黑綿羊」，回到家卻變成「狼」。三妹從小將自己與世界隔絕，單純地相信真、善、美。四妹嫁得最早又嫁得最好，只是那男人總是詭異地不在場，時時出現在家中的她就好像是沒嫁過。還有一個像「寵物」的媽媽，需要每個人的安撫，她喝很多酒吃很多藥，但是呢，又只有喝了酒以後才是正常的。

這五個女人組成一個風暴眼，加上姐姐的幾個男人與數個不速之客，十三個人的故事在台上鋪展，像是一幅浮世眾生相。

家庭很激烈 也很暴力

相比起之前與黃詠詩合作的兩個作品，《恨嫁家族》不再從改編經典文本入手，而是全新的創作，它的表現形式也不再是片段式，或是如《三國》般議題型敘述的方式，而將呈現一個完整的故事，用林奕華的話說，是「回到人物世界」。

「我覺得我自己的戲劇發展階段其實很鮮明。我做的第一個『話劇』是《快樂王子》，第二個是《半生緣》，第三個我認為是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，所以我很期待這個會不會是我的第四個『話劇』。我做《生活與生存》用的形式和《半生緣》很不同，《半生緣》基本是線性的，就是一張枱。《生活與生存》就開始試用線條來講一些東西，去到最極致的時候是《三國》，那已經是舞蹈了，四方八面的。這次我好興奮，我到底會怎麼去打破呢？不能用《生活與生存》的方式去做《恨嫁家族》。」

比起《三國》激烈的身體語言，林奕華覺得《恨嫁家族》可能會更激烈，因為「家庭很激烈，也很暴力」。而在一個大劇院中呈現作品，一定要有很多的close-up，他透露希望用獨特方式運用多媒體來達成效果。

「這是個內窺鏡。內窺鏡插進去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很奇怪——這是我，但是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這樣的。這次我想試試，怎麼將家庭裡面的病用內窺鏡照出來。」



■《恨嫁家族》 攝影：Loki Tsai

在家庭劇中尋找新的比喻

完整的故事，關係複雜的人物網。習慣了林奕華作品中跳脫的節奏和片段式的敘事，會好奇《恨嫁家族》是不是想要回到經典的話劇框框中去。林奕華這樣說：

「很有趣的，我其實問過我自己，為甚麼我不能去做《凡尼亞舅舅》呢？我也想《Love's Labour's Lost》，甚至我看別人做《Closer》，會想如果我做的話會怎麼做呢？其實你可以說，作為一個導演來講，純粹在表達手法上面有想法的話，其實甚麼劇本都可以做的。

但當你說到回到傳統戲劇去的時候，我覺得我始終心裡有點放不下的是，我們要創作現代文本，而我們的現代文本要包涵形式，將來人們記得這套戲，是要記得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。我覺得《半生緣》絕對做到了這一點。看完《半生緣》後，你會覺得它是這麼講這個故事的哦；《生活與生存》也是——哇它的樓梯，那些人就是這樣上上下下就可以講完一齣戲了。

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現代劇場導演，是有個使命和責任，要去思考觀眾怎麼思考——戲不是排出來給觀眾看的，而是給觀眾思考的。但是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，我覺得那個思考要由感情推動，而不是由思考推動。很

多人會問我：你是從小劇場開始的，會不會回頭去做小劇場。其實我在做小劇場的時候也不是（照一般小劇場的方式），仍然是希望與我對話的對象是平等的，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——你估我在做甚麼？我反而覺得你喜不喜歡都好，我是去你的生活中，告訴你，我是怎麼看生活的。

你問我《恨嫁家族》是不是回去戲劇的那個點。它一定是回去戲劇的點，但不是回去大家心目中的家庭戲的那個樣子——一張圓飯枱，然後……我要做的多過那個，不然的話，為甚麼要我做呢？如果我要做，我要過得了自己那關——《三國》是這樣的，《水滸傳》也是這樣。……我覺得戲劇真的最緊要是情境、語境的那個 tone。所以我希望能夠在家庭戲中找到一種新的比喻，啓發到觀眾，換一個視角去看自己。」



■《恨嫁家族》排練照。 陳立怡攝

《恨嫁家族》
時間：1月24日至25日 晚上7:45分
1月25日至26日 下午2:30分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2013年舞蹈雜記

新年伊始，剛還完稿債，卻又想動筆記一下漏網之魚，聊作2013年觀舞回顧。

截然不同 R&J

2013年香港上演過兩個以普羅科菲耶夫的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音樂來創作的舞蹈演出。重心完全不同，大概也反映創作關注的重點有異。美國芭蕾舞團在香港藝術節演出了麥克美倫的版本，這個堪稱芭蕾舞劇經典的作品，着重刻劃人物的感情及心理狀態，尤其是茱麗葉的內心世界；而日內瓦芭蕾舞團演出由法國編舞若埃爾·布維耶的版本，則集中描寫四個人物，兩位主角及泰保特與默庫西奧，感情關係並非重點，故事也只剩下梗概，反而着重突顯由仇恨引發的悲劇。

這個選擇，讓舞者有更大的發揮機會，卻削弱了故事的張力。當然，故事可能並非布維耶的關注所在。如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般的許多經典舞作都有不少版本，嘗試另闢蹊徑也是創作不斷求新的意義。2014年香港藝術節上演，編舞艾甘·漢應邀為紀念《春之祭》百周年而創作的《思想伊戈——百年春之祭》，便大膽放棄採用原來的音樂，以《春之祭》核心的犧牲主題和史達拉汶斯基音樂創作的模式，編排一支全新的創作，叫人期待一看結果如何。



■美國芭蕾舞團的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 香港藝術節提供

《春之祭》百年紀念

《春之祭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創作之一，在舞蹈及音樂上都具革命意義。儘管首演時兩者都備受攻擊，但作品以至創作人其後的命運卻南轅北轍。對史達拉汶斯基與《春之祭》音樂的評論其後逆轉，但尼金斯基與《春之祭》舞蹈的壽命俱甚短，舞蹈幾近失傳。幸得有心人的努力，才得以復現舞台。

康文署於去年11月安排了「春之祭100年」紀念活動，包括展覽、音樂論壇及兩次放映講座。放映講座中包括馬林斯基芭蕾舞團演出的尼金斯基《春之祭》復刻版，由劉燕玲及龍世儀主講，劉燕玲扼要而又生動地介紹了舞作的背景及特色，實在是一次難得的賞析名作經驗。尼金斯基實在走得太前，舞蹈編排與當年觀眾預設的期望不同，因而引發軒然大波。他的版本今天看，依然叫人肅然起敬，舞步打破常規，節拍也與音樂的規律不符，對舞者來說肯定是一項很大的挑戰。

另一個是由梅卓燕及盧偉力主講娜娜·包殊烏珀塔爾舞蹈劇場的1970年代版本。包殊版本集中在男女兩性、社會與個人之間講犧牲，全舞的壓迫感很強，最後十分鐘的獨舞更可說叫人目瞪口呆，記得看現場演出時，當跳演的女舞者頹然跌在地上時，觀眾席上的我也彷彿一同斷了氣。曾參與該舞團千禧年後的《春之祭》重演的梅卓燕，與觀眾分享排練背後，包殊對舞者體力及心理的要求等等，讓我們得知舞者在排練或演出時的狀態，那種把生命傾注的創作熱力，實在叫人動容。再看錄像中的舞者，許多我們過去幾次舞團來港演出時在舞台上見過的熟悉臉孔，看着他們當年精壯矯秀的身體演繹《春之祭》，更叫人感動——舞蹈，真是一輩子的事。

□《單城》中，梅卓燕與林芷余一起「獨步」。 攝影：Cheung Wai Lok



這樣出色的放映講座，實在叫人想要多幾個。翻開《春之祭》導賞小冊子，《春之祭》版本不少，也不乏中外名家的創作，如果能夠安排更多不同版本，如麥克美倫、保羅·泰勒或瑪莎·葛蘭姆、林懷民，以至米高·基瑾·多蘭（2013年香港藝術節優異舞團藝術總監）等等的作品放映講座，可以令這次活動更豐富，也可增加本地觀眾對過去百年不同編舞的認識。

十八年後又一獨步

2013年香港舞蹈節節目《單城》，本質是一次showcase，本地舞蹈人才及舞團的展演。演出的藝術總監伍宇烈以主題「傳承」將表演及錄像細心編排，讓節目擺脫晚會的沉悶模式。節目由香港舞蹈團兒童團團員林芷余演出梅卓燕1995年首演的作品《獨步》揭開序幕，再由原創者搬演一次而結束整晚演出。

最後梅卓燕邀請林芷余到台前一同「獨步」，小女孩跳着跳着，似乎忘了舞步，觀眾開始隱約聽到梅卓燕提示的聲音，看着前輩與後輩在台上跳着同一舞步，純熟的與摸索的腳步齊踏，這不是「傳承」的最佳寫照嗎？香港舞蹈依然年輕，希望能在不斷傳承與創新中繼續發展；十八年後，再來一次《獨步》。

不斷創作不斷深挖

去年12月只看了一個演出，是李思聰與王丹琦合編的《Galatea X》。想一想，兩位編舞是我2013年作

品看得最多的，《The 3.5th and Pygmalion》，舊作《Galatea and Pygmalion》。年頭在香港藝術節還看過李思聰創作的《What's the Matter?》。

李思聰跟王丹琦是這幾年較惹人注目的新編舞。《Galatea X》跟2011年作品《Galatea and Pygmalion》一樣，由希臘神話《Pygmalion》出發，神話講述雕刻家Pygmalion愛上了自己的作品Galatea，最後Galatea變成活生生的人，與Pygmalion結為夫婦。《Galatea and Pygmalion》探討創作與創造物之間的關係，《Galatea X》似乎更進一步，由創造物出發，深挖何謂創造與被創造，兩者是怎樣相同和相異的心態。個多小時的演出中，王丹琦飾演的Pygmalion與李思聰演的Galatea角色不斷互換，創作人與創造物，操控與被操控，慾望與投射……最後，究竟是Galatea是主，還是兩者都是被操控的呢？

李思聰十分着重動作的肌理，她的動作線條利落，或許與嚴謹的芭蕾舞訓練有關。王丹琦的動作相對上較柔，雙人舞時動作質感上的差異卻又十分合拍。

以往，基於文化藝術的資助政策，創作人要重演或將意念再創作的機會不多。這個情況近年似有改善，而創作人亦得以將題材或創作元素深挖，李王之外，郭曉靈再一次以冰為道具，探討它與空間及身體之關係；梁秀妍將三年多前的舊作重新檢視等等。

能夠讓創作人重新創作/發展作品，為新鮮人提供創作機會，都是需要繼續的方向。

文：聞一浩

■尼金斯基的《春之祭》已成經典，康文署去年尾特別安排一些列「春之祭100年」紀念活動。 圖片由Dancing Times提供